

# 过年

文清丽



又过年了,我不由得想起过去在老家过年的情景。当然,那时妈还在。过年,最忙的就是她了。小孩子天天盼着过年。过年了,就不用上学。穿新衣服,吃白肥肉菜,还能满村跑着去看要社火、听秦腔。

年最早是从妈洗衣服开始的。家里的大铁盆早早就摆到当院,从东到西拉了一条长长的铁丝,擦得锃亮。冬天水缸里的水,都结冰了,实在渗骨,妈拉着风箱烧一大铁锅水,每次洗衣服,只加一点热水,就开始坐在铁盆边,一件件地洗。洗床单,洗被套,洗门帘,洗窗帘,洗全家老老少少的衣服。不一会儿,院子的铁丝上就挂满了散发洗衣粉香味的大大小的布料,有棉布的,有尼龙的,有化纤的,也有涤卡的。我的棉布花褂褂,在阳光下,红的草莓绿的叶,特别好看。我跟小伙伴在衣服堆里捉迷藏,白布上就不时有了大大小小的脏手印,急得妈不停地喊:一边玩去。

妈洗完衣服,就打扫卫生。家里大大小小的窑洞,一遍遍地打扫。扫炕上的尘土,擦镜框上的土,往墙上贴胖娃娃骑鲤鱼的年画,换新床单被罩。最难打扫的是厨房,灶膛里的黑灰要掏,四五个瓦缸里里外外要擦得干干净净,当然最后全装满了磨得细细的白面。说起磨面的活,还是妈干。小麦粒洗了一遍又一遍,淘干净了,还得晒干。然后装在麻袋里装到邻村的粉面机房,一雇头一雇头地进粉面机抽斗,磨下来,倒上去。再磨下来,又倒上去。如此反复,磨呀磨呀,妈的胳膊倒酸了,腰也疼得有些直不起来了,终于磨成了细细的白面。再一袋袋地装进架子车拉回来,倒进面缸里。

然后就是蒸馍,压长面,做烩菜,炒肉臊子。我最难忘的是妈做的血肠,现在想起来,再也没有那么好吃的血肠了。过年,多数人家都要杀猪。肉我不爱吃,我就独馋猪血做成的血肠。城里人喜吃香肠,什么广式的川式的,品种多多,可我还是喜欢老家母亲手灌的血肠。爹坐在小板凳上,晒着冬天的阳光,一遍遍地洗猪大肠、小

肠。倒上盐和面粉里外反复地搓洗三四遍,手上全是白乎乎的一层油,看起来好脏,可他脸上却是笑。因为刚杀的大肥猪是当军官的哥哥寄钱买的。肠子洗得透亮后,放到盆子里。妈把鲜红的猪血倒进雪白的面粉里,撒上五香粉、葱花、盐,拌匀后,端着让爹和哥哥们闻,大家都说香后,她才拿着漏斗插进肠子里,把喷香的馅小心翼翼地灌进大小肠子里,然后用绳子把血肠两头扎紧,摆得整整齐齐地放到锅里,加大火,十几分钟就蒸熟了。

大年初二,客人来了,妈把血肠在锅里热下,切成薄片,白的是肠子皮,红的是血肠,跟其他猪头肉、豆芽菜放在一起,特别好看,又好吃。

猪血还可以和成面,擀成面,切成条,煮熟,晒干,做汤时抓一把,就是待客最好的血条汤了。我那时,赖在炕上不起来,妈把血条煮熟后,会给我拿只小碗放一把,我会一根根地数着吃,细细地咽,感觉那味道是世界上最好吃的。

我真是傻呀,要是那时我知道多帮妈干些家务活,也许,妈就不会腰疼,也就不会过早地离开人世。而那时,我一门心思只是想着玩,吃过饭,马上就全村逛。跑着看全村家家贴的红对联,到小伙伴家去看新买的年画,到大队部看排练过年要要的社火。妈做好饭了,满村叫我回家吃饭。我跑得远了,会有人传话,说,你快回去,你妈满村叫你呢。我就急匆匆地跑回家,吃上几口饭,又跑出去玩了。天不黑不回家。

当然,家里其他人也没闲着。三哥清理完牛口,然后就一担担地挑水,把比我还高的瓮装得跟口一样平。四哥把桌子摆在当院,手握毛笔,一副副地给左邻右舍写春联。什么长城内外桃红柳绿,大江南北喜气盈门。什么向阳门弟春常在,积善人家庆有余。姐上高中,贴对联的事就交给她了。爹呢,坐在厨房门口,把一块块猪肉,切成肉丁,做成一大盆肉臊子,能吃多半年。我呢,一会儿喂鸡,一会儿赶猪,跑到东,追到西,满院都是我的笑声。当兵的大哥二哥过年很少回家,可是他们

小年前,就把钱寄回来了。大门外摩托车一响,妈就会拿着三哥的印章和一包烟,说,肯定是你哥寄钱回来了。烟是给笑咪咪的大高个邮递员的。邮递员只会拿一根烟,也不点,打开一个红红的盒子,里面像一层红红的面,妈拿着章子往上小心地一压,然后举起红红的章子,在一个写着密密麻麻字的本子上盖,存折就到手了。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章子上写着三哥的名字,存折却是妈取,我问妈。妈说,就你话多。到县城取钱是四哥的事,他再回家时,自行车上就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年货。

红底金字的“光荣军属”的牌子,挂在家里的黑漆大门右上角,家里来了客人,都要细细地端详好半天。

终于一家人都闲下来了,炕中坐的是爹和我,姐坐在我旁边,三哥坐在炕梢,炕右边半倚的是四哥,他的一只腿悬在炕外。昏暗的煤油灯下,面对着一炕桌的菜,有猪肉肉、血肠、凉拌豆芽、粉条,还有大大小小的烩菜,酒盅里倒满了酒,满窗都是香喷喷的。哥给爹夹菜,姐给我夹肉。这时,我已经等不及了,急着问爹啥时给我压岁钱呢?爹却一点儿也不急,要让我们兄妹们把还在厨房做年夜饭的妈叫来,要给她一一敬酒。

吃饱喝足了,爹踩着椅子,从高窗上取下一只竹筐,里面装着核桃、红枣和柿饼,大人们只吃,而爹会给我两三个柿饼、四五个核桃、五六个红枣。其他的又放回筐子里,等着第二天给拜年的娃娃。这时我盯着他的口袋一直瞧。他终于掏出棉袄衣襟,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,一层层打开,给我五元钱。哥哥姐姐夫是不给钱的。我把吃食和钱装在贴身穿的新裹兜里,等待着大年初一好去给小伙伴显摆。

一家人说着话,爹和哥哥们吸着金丝猴烟(只有过年时吸,平常都抽自己种的旱烟),听着收音机里唱的秦腔《三滴血》。大门外,挂着红红的灯笼,把门楣上的“耕读人家”照得通亮。

年实实在在来了。



谢有顺 书



李熠宸(9岁) 书

## 奔跑的行李箱

张楠

我住在城市一条繁华的街上,每当跨出小区大门,来到马路边,常常会与拖着行李箱的人们不期而遇。不,确切说,应是先闻其声,再见其物其人。一声声滑轮与人行道水泥地面的摩擦,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,往往吸引了我的注意力,于是循声望去,便见一个半人多高的行李箱滑行着,匆匆滚过,而行行李箱的主人,则留下疲倦而远去的背影。

这不奇怪,这里与火车站不过300多米,甚至长途汽车站也不远处,每天南来北往的旅客犹如过江之鲫。某种程度说,行李箱作为旅客穿梭城市的标配,一人一个,乃至两个不足为奇,它们纷纷在路面上行进,仿佛在合奏一支人在旅途的进行曲。有时候,还会出现这样一幕,一个行李箱会与另一个行李箱,在人行道上迎面相遇,也许它们的主人素不相识,两个行李箱却似乎通过对方的节奏和步伐,揣测出去向和来意,于是便会远远地打声招呼,甚至还会轻轻地触碰,仿若彼此间的握手和寒暄。它们的主人知道,此刻,两个行李箱完成了旅途中命定的相遇。

打量这些行李箱也是五花八门,形态各异,有时走在马路上,我真疑心来到了一个流动的李宝箱博览会。有的是大容量的,有的是小型迷你的;虽然传统的长方形占据了大多数,不过一种正方形的行李箱也悄悄登场了。一天我在火车站附近,看到一只正方形的行李箱上方,还堆放了不少物品,真可谓物尽其用。方形行李箱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,可以充当临时座椅,一次在行驶的地铁中,我赫然发现有人优哉游哉地坐在一只苹果绿的方形行李箱之上。至于行李箱的色彩,也是争奇斗艳五彩纷呈,黑白灰红黄蓝应有尽有。不过仔细观瞧,行李箱的世界多以冷色调为主,似乎它们的主人们都行事低调不事张扬,特别抢眼的诸如大红鹅黄之类,还是少数派。偶尔见到一只色彩跳脱的行李箱,除了对其侧目外,我也禁不住揣摩,主人是即兴随意的选择,还是有着不同于流俗的个性。无独有偶,近期看到一则消息,正是因为许多人选择了颜色乃至款式相同的行李箱,以致在机场取行李时造成“皇冠李戴”。其中以黑色和银色行李箱最为多见,也最易“中枪”。

毫无疑问,行李箱也是主人的另一张脸,一张旅途中的面具。主人隐藏的表情,往往会被行李箱一览无余地表现出

## 运年货的人

明前茶

每到年底,大小单位都要给员工发节礼,体现组织与工会的关怀。如今,分发节礼完全可以转交给电商与物流企业,所有的年礼都包装精美、品控统一,也大幅度节省了工会职工的精力。

然而20世纪90年代,我刚参加工作,安排年货远非如此便当,每到腊月,校长都会借调来卡车,安排青年教师与工会的同事一同前往山区或平原,替全校200多名员工搜罗大米、水果、鲜鱼、鸡蛋等年礼,这是一趟苦差,也是一趟美差,美妙之处,在于随时可能发现乡间的丰饶与奇景;艰苦之处,在于能坐驾驶室的人是少数,大部分帮忙运货的,都要坐在解放牌卡车后车厢中行进数百公里,后车厢虽然搭了防雨棚,但前后两端是镂空的,寒风袭人,席地而坐的人都穿着军大衣,挤在一起取暖。

有一次在大别山,清点橘子时,发现哪怕不算报损,按人头分发就差了十筐,工会主席陈老师,赶紧动员橘园主人开着拖拉机,带我们上山补采。

当天,恰逢鹅毛大雪,山上气温骤降,几乎在一个小时之内,橘园银装素裹,橘子上都戴上或厚或薄的“雪帽子”,衬以少数未凋零的、浓墨重彩的树叶,煞是好看。然而,摘橘子的人就受罪了,手指很快冻得像透明的胡萝卜,我们腰间围着一个布袋子,一面摘,一面用橘园主人准备的稻草,把橘子上的“雪帽子”擦去,才能放进布袋里。雪还在下,拖拉机忙,装橘子的箩筐也很快又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。

橘园主人很不过意,带雪采的橘子,是很容易烂的,他又主动将报损橘子的比例,从3%加到5%,也就是说,我们买的橘子有180筐,橘园主人给了189筐,这样,橘子若有烂损,可以调换。

回家路上,大家挤在竹筐的缝隙中,陈老师说,他刚跟大队会计要了一点写春联的红纸,贴在今天的竹筐上当记号,“这些橘子咱们就自己领了,我就怕别的同事不知道是带雪采的,领回去往生着炉子、开着空调的屋里一放,橘子迅速霉烂,觉得咱们办事不用心”。

有人狐疑地问道:“有霉烂,反正有报损率呀……”

陈老师笑道:“这个村我已经来过三趟了,我看到孩子们打篮球,那个球旧了,表面凸起的颗粒都差不多磨平了。咱这多出来的9筐橘子,可以出通知,呼吁想送亲友的老师来买。我打算,把这卖得的钱,寄回大别山中,给孩子们换些新的篮球和足球。”

事情就这样定了,采年货是一件沉甸甸的喜事,只要跟车前往的同事肯吃一点小亏,别人基本没有什么不愿意的。

又有一年,解放牌卡车往东开,准备去苏中地区给同事采办20斤大米,至于这个米是要在扬州、泰州还是别处买,陈老师说:“那得货比三家,同样的预算,尽量

来。看看候机大厅里的商务人士,其表情镇定,在光滑的地面上缓缓行进的行李箱,泄露了他内心的倨傲和急迫,而在另一侧,当某个机组的空姐带着训练有素的微笑走来,身后整齐划一行进着的行李箱,则也难掩她们即将飞向高空的自信。我在火车站出站口也见过磕磕碰碰的行李箱,其神情展示的是一个初来乍到者的茫然;而一个奔跑着险些绊了趔趄的行李箱,则是无法遮掩的即将见到心上人的狂喜。还有刚刚落地贴满各种标签的硕大旅行箱,仿佛装满了跨越大洋的信息和见闻,恨不能马上与见到的人们分享。

不管行李箱呈现的是什么颜色,什么形状,什么质地,抑或展露出何种表情,即使我们无法像安检员那样,逐一打开那一个个滚动的行李箱,我们也可以调动自己的经验,想象里面摆放的物品:衣物、茶叶、咖啡、食物、洗漱用品、化妆品、充电器、笔记本、书本等等。行李箱里的物品林林总总,看似多余,有时一件顺手装入的物品,也能为旅途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比如一把最终装下的雨伞,也许就能遮挡旅途突如其来的风雨;一包悄悄放上的红枣,会让旅途的陌生人分享甘甜和温暖。无论如何,哪怕是一块包裹严实的腊肉、一盒精心包装的巧克力,躺在行李箱的角落,其特有的气息也会满溢而出,要向远方的人诉说无尽的思念和牵挂。

春节来临的时候,春运潮滚滚而来,马路上的行李箱也越来越多。这里刚让开一个,那里又有一个猝不及防地出现,突如其来,向着火车站的方向行进。有的步态是笃定的,似乎方才掏出火车票,再次仔细确认了上面的发车时间,当发现尚余一个小时,便变得更加从容,步调迅速慢了下来;而另一个行李箱则是急不可待,显然时间已所剩无几,还未及进站呢。于是行李箱仿佛装上了小小的马达,开足马力,左冲右突。远远望,行李箱仿佛是一辆小车轮,喘息呼啸着,向着火车站的入口狂奔。行李箱在每年此时此刻的聚集,无疑形成了一种归家潮的奇观和盛景。

有时候看着矗立在屋角的那只黑色行李箱,我想象它坚硬的外壳下,藏着一颗小小的心脏,只要听见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,列车的汽笛声在远处隐隐响起,它就会变得焦躁不安,继而剧烈摇晃,仿佛要夺门而出,催促我拖动它赶快出发,赶快上路,来一场“千里奔袭”的远行。

给同事选好的米。”

陈老师带着小电饭煲,每到一地,人家给的样品不看,非要到人家仓库去,随机开一袋米,现场淘米煮饭,每人分发一把勺子,尝一尝新煮出来的饭。这一尝,大家就觉得与卖米人的宣传有落差,有的饭不够软糯,有的不够香,陈老师婉拒人家的口吻也很客气:“我们再看看,等转回头再买米。”

洗米,煮饭,吃白饭,再洗锅,这样,走走停停,到达今天的泰兴姜堰地区时,公路上出现了三五成群形迹奇怪的骑车人,他们奋力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,车后绑着好几层的铁笼子,笼子里装满了土鸡,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棉帽子。陈老师眼睛尖,老远就看见骑车的人热得敞开了棉袄,里头穿的毛衣一看就洗得发白了。

看到一群停车小憩的骑车人,陈老师赶紧呼唤停车,他跳下卡卡车厢去找那些人攀谈,不一会儿,他回来,激动地说:“你们晓得他们从哪里来?要骑去哪里?他们从南通海安来,每个人带着60只鸡,要带到南京去卖给鸡贩子,他们今天出发迟了,骑到天黑,只能露宿在外了,这么冷的天,要骑14个小时才能抵达南京,卖完了,明天还要骑回海安,反正米还没有买,咱把鸡买了吧,一人两只鸡,预算也差不多,我看过,鸡的脚爪是黑的,鸡爪又瘦又长,这种鸡一看就很香。”

这个小队来自同一个村,侄子、外甥、大伯、堂叔,6个人都有点亲戚关系,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,才骑出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,公路上就来了大买卖,只是,领头的50来岁的汉子有点犹豫:“这鸡笼子,我们下回驮鸡去南京还要用呢……”

这也难不倒陈老师,他把自己的工作证押给了对方,他说:“鸡好的地方,鸡蛋也不会差,您放心,两天之内,我把这些鸡笼子给您送回来,您回去,帮我们每位老师找30枚鸡蛋,买鸡蛋,我们就不去别处了。”

在寒风中,大家开始称每只鸡的分量,陈老师耐心地记录,用计算器反复演算三遍,把买鸡款付清。作别时,领头的汉子便是把背包里的馒头给了我们一大半,他感慨道:“遇到好人啊,要不是陈老师半路买了咱们的鸡,这一天一夜的车骑下来,谁的脚筋不疼上半天?”

回程路上,有人问陈老师:“米不买了,换了两只鸡,要是校长怪罪下来,咱们怎么应对?还有,有的同事不会杀鸡,可怎么办?”

陈老师以馒头搭配白开水,似乎答非所问地感慨了一句:“这么好的鸡,这么远的路,一只鸡运费只挣三块钱,农民,真的舍得下力气啊……要对他们好一点,其他的事,哪有事重要。”

很多年后,我才知道,我们在省道上遇见的,是海安农民“百万雄鸡下江南”的壮举中,极其寻常的一幕。

## 大年之大

张金刚

若用一个字形容“年”,想必首选便是“大”。“过大年”,一切向年奔赴,洋溢着中国人传承五千年的自信、豪气与浪漫。“大过年的”,一切为年让路,透露着百姓家憧憬好日子的温暖、欢喜与和美。中国的年,亦是百姓的年;百姓的年,构成中国的年。如此,这大年真是“大”得很!

一晃,我已虚度四十六个“年”。这数字,是我刻意算出来的。算得有些惊心动魄,也有些云淡风轻。于我而言,“年”早已不再重要,只不过是一段寻常日子罢了。可它又分明一年接一年地提醒我:过年了,又长一岁,好好生活!如此,这大年之“大”又具体得很!

除夕午后,我应友之邀,攀上县城东北的小派山顶,目送旧年最后一轮红日“回家”。吹着尚寒的山风,我静坐孤石之上,遥对大派山,俯瞰小县城,不由感慨自己之于山水与岁月,是多么渺小与短暂。可正是如我这般的普通人,生生不息,年复一年,才撑起了这座小城八百余年的繁荣绵延,维系着这方赖以生存、值得感恩的欣欣家园。想到这,我伸展双臂,将小城揽入怀中,默默对她许下承诺:来年,我定倍加努力,为你发出闪亮的光!

两条高速公路、数条城乡公路,似彩练飞舞,穿越山河,连接起山里与山外、异乡与老家。飞驰的汽车,火力全开,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,向着家的方向狂奔,赶赴一场美味、团圆、温馨,裹着乡愁与母亲味道的年夜饭。不管这一年在外经历了什么,走得远与近,混得好与坏,挣得多与少,一切都无关紧要,“早点回家过年”是此时天大的事。稍后,公路将歇,街道将空,家庭将满,小城又迎来一年中最人丁兴旺、成员齐整的大年时光。红日西斜,夕阳中的小城温情脉脉,像慈祥的母亲盼着归家的孩儿。

妻子催我:“妹妹一家已下高速,快点下山,等你炒菜呢!”好友孩子也催他:“啥时候回来,我早想去奶奶家吃好吃的了!”伴着最后一抹阳光隐在山后,我们匆匆下得山来。山路坎坷,残雪依稀,下山的脚步明显不如往年矫健。我感叹:“这身体也走下坡路喽!”他应道:“咱咱上有老、下有小,得撑撑,还得走得好、走得稳!只有好好爱自己,才能好好爱家人、爱别人!”我说:“人过中年,凡事得有平常心,没有比平安、快乐、健康更重要的了!明年除夕,咱还上山送太阳‘回家’,不准爽约!”他笑道:“一定,这也是大事!”

我家的年夜饭,是在岳家吃的,虽算不得丰盛,倒也称心如意。谁家过日子也难免锅碗碰瓢勺。小姨子是个火爆脾气,一言不合便开吵。说来挺逗,回家前,她儿子拟了个“不发火保证书”,让她签了字,才答应跟她回姥姥家。许是“保证书”起了作用,也许是岳父一句“大过年的,

都好好的”起到威慑,一顿饭,说说笑笑,和和睦睦。饭后,一家人围着老人转,围着孩子转;谁爱说啥就说啥,谁爱干啥就干啥。大过年的,除了幸福美满,其乐融融,别的杂音是绝对不能有的。

春晚和年夜饭同等重要。我作为文艺工作者,更对其钟爱有加,就盼着大年三十晚八点,一切收拾妥当,静享这道文化大餐。虽人们对春晚的吐槽从未停过,且有人表示已多年不看,而我却乐此不疲,边欣赏,边学习,边熬年。从中,我触摸到了伟大祖国稳健向前的强劲脉搏、无限活力,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、创新发展,领略到了新老文艺人才的薪火相传、群英荟萃;更在热热闹闹的氛围中,回忆曾经,珍视当下。我深懂办春晚的不易,对一切批评视而不见。毋庸置议,春晚已成年俗,不可或缺。有春晚,才叫过年呢!

大年初一,我和妻子早早起来忙活。她拿出用五彩皱纹纸叠好的灯花,滴几滴香油,揉搓,拌匀;用筷子夹起一簇,放在托盘里点燃;从客厅到卧室,从厨房到卫生间,从门口到楼梯,次第点过,祈愿美好。我不以为然地说:“都啥年代了,还做这?”她郑重其事地打我:“嘘!祈福嘛!老传统不能丢!”就在我忙着包饺子时,忽然,窗外东方天空现出绚烂的朝霞,红彤彤映红了小区,也映红了我的心。开年好兆头,幸福美满、顺遂安康,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。

父母仍在老家生活,我和二哥相邀回村看望。平时回家少,与二老靠墙根儿闲坐在大年的暖阳下,格外开心。爹娘扭头看看我,扭头看看二哥,再扭头相视一笑,满是皱纹的脸绽成一朵花。母亲唯一的侄子,我的表弟,也携妻带子,来给他唯一健在的姑姑拜年。一群晚辈簇拥着二老,家长里短,嘘寒问暖,笑声在小院里回荡。路过的邻家大婶说:“好久不见你爹娘这么开心了!”我心怀愧疚地说:“今年我们可得多回来!”年近八旬,身无大恙,尚可自食其力,是父母的福,更是我们的福。

过年,主打一个欢乐喜庆。一年或多年未见的同学、老友,欢聚一起,把酒言欢,谈天说地,好不畅快!白天,公园、广场,演出、庙会,红火,精彩纷呈;夜晚,街巷、村镇,霓虹、焰火、灯会,火树银花。辛苦一年的人们,载歌载舞,快乐至上,欢度锦绣中国!

大年之大,在于“过大年”,是一年一度、举国同庆的大事乐事,需要我们心怀虔诚与敬畏地承袭传统,祝福祖国,为民祈福;大在“大过年的”,每家每户每个人,都可放慢脚步,回到最初,好好享受团聚、欢愉与火热,在人情荡漾中再度启程过好崭新一年的每一天。这才是过年的意义,更是需要谨记的“年之大者”。